

殷罗毕 | 采访

## Welcome to the Plastic Wonderland

# 海蒂·芙欧特： 欢迎来到塑料仙境

苏州河南岸的一处老工厂改成的创意园区内，海蒂·芙欧特（Heidi Voet）的工作室也像一个小车间一样运行着。两个中国女孩有时半蹲有时是趴着，一只手表接着一只手表检查那块铺在地面上的电子手表毯。其中一个女孩说，这块毯子已经两年了，有的表都已经坏了，不能按照设定在每个正一刻钟的时间点上发出鸣响。她们要检查每块表，把坏的拆卸下来，用新买的替换。这些表都是从广州的市场成箱批发来的，女孩说，表买贵了，每块大概七八元人民币，其实可以更便宜。完成全部的检查、替换和重新设定，大概需要两三个人两到三天的时间。而最初编织一块两千块左右塑料手表组成的毯子，两个人需要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。

下午一点半，海蒂来到现场，两个女孩刚在工作室吃完盒饭。

Art World：在上海到处能看到你的电子手表地毯，在淮海路上的两家奢侈品商厦，在外滩附近的一家美术馆，我们都撞见了它。最初，是什么样的地方和空间让你想做一块塑料电子表地毯去放在那里？

海蒂：那是在比利时的一座古堡里。当时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买下了那座古堡。他要求把古堡里的一切，从墙壁、地板到家具都维护在最初的状态，什么都不动，什么都不变，几百年没动过的样子。这座古堡有非常精美的地毯收藏，但他都藏在柜子里，不拿出来展示，怕有一丝一毫的损坏。

那时候，他们说要在古堡里办个艺术展览，邀请了我。既然他自己的地毯金贵不愿拿出来，我就自己做块不怕损坏的廉价地毯，来铺在那里。于是，我就在中国订购了一批廉价的塑料电子手表，把它们编起来做成地毯，铺在古堡的桌子下。塑料电子表是用了就扔的东西，两三年就报废了。没人会好几年一直戴同一块塑料电子表。它们报时也在时间中损毁，我就拿这个放到欧洲几百年不变的古堡世界中去。

Art World：除了时间上泡沫一样快速替换和报废之外，你的塑料电子表地毯还给人留下极度密集的感觉。

海蒂：是的。这就是我到了中国之后的感觉。比利时整个国家人口一千万出头，你即使出门上街，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自己，和别人总有着一段距离。但在上海，我就掉进了人海里，距离压根就不存在了。经常还会有人碰到你的身体。我成了许多人中的一个。这也是我最近出的那本画册的书名（One in Many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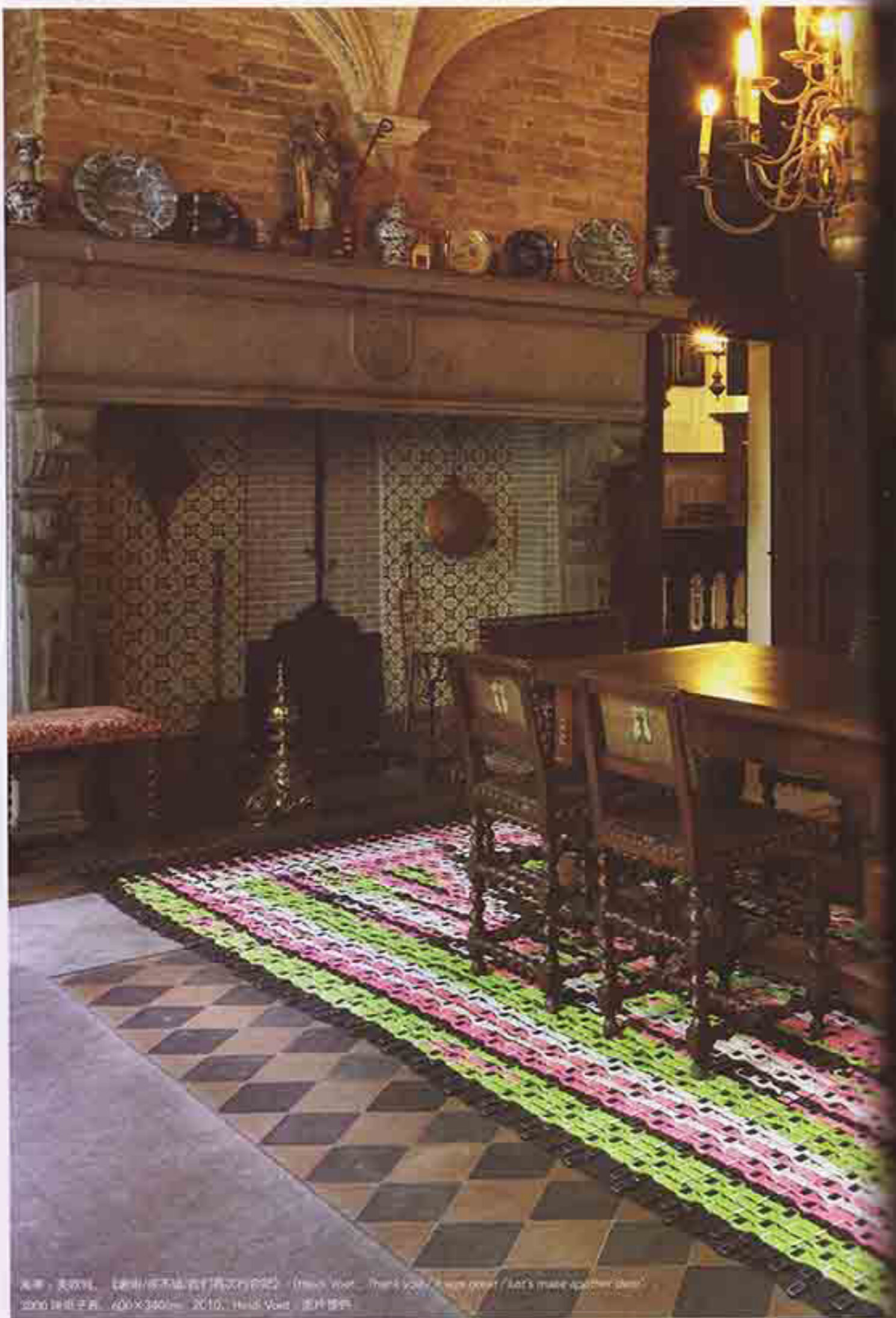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想去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，但中国给了我很大的刺激，让我知道世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原来生活的是一个地方，但这里是整个世界，什么都在这里汇聚。

Art World：你的欧洲时期作品都基本有着大尺度的空间倾向，比如用人体来给河流拦坝，用花泥铺就一片古堡前的紫色花毯，但现在你更喜欢用中国的廉价现成品来创作。你把人体艺术杂志内页编成纸花，把报纸剪成小圆片来抛洒，把城隍庙淘来的廉价假项链装订在墙上。这其中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？

海蒂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。我去过义乌，整个就震惊了。在那里，市场就是一个世界。形形色色，什么都有，让你眼花缭乱。你看到，我的电子手表地毯，颜色就很鲜艳，都是糖果的色彩。它们廉价，但它们很美。

× × × ×





米菲·莫歌林，让咖啡不再无聊的意大利咖啡桌（In the West, there's coffee, here there's coffee / Let's make a coffee deal!）  
2006 年设计，600 X 340cm，2010，In the West 设计